

施，累计治理沙漠达840多万亩。

黄河“几字弯”攻坚战打响后，乌日根达来觉得更有事做了。“总书记强调要‘加快沙化土地治理’，我们要继续造林种草，系统治理流沙，阻止库布其沙漠扩张，减少对黄河的输沙量。”他说。

黄河“几字弯”流经几大沙漠，又穿过黄土高原，是黄河中下游泥沙的主要来源地。阻沙入黄，还需加强黄河岸线流沙控制。

“泥不下山、填饱肚子”，曾是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高西沟村人的愿望。为求生存，高西沟人上山植绿固土、整修农田、治坡打坝。

今年68岁的村民高治周记得，自己十几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却总是饿肚子，“大人们说，只要山上有树了，就有口粮了。我就恨不得一天把树栽满，让我能吃饱肚子”。

数年来寒暑往，如今高西沟处处是美景：蓝天白云下，梯田层层环绕，油松郁郁葱葱，梨园硕果累累。全村荒山治理程度达78%，林草覆盖率为70%，有效控制了水土流失。

饥饿的记忆远去，高西沟人仍坚持给黄土“披绿”，每年新发展的党员至少要种100棵树苗。高西沟村党支部书记姜良彪说：“借助黄河‘几字弯’攻坚

战，我们将继续巩固几十年生态治理的成果，让山更绿，让母亲河水更清。”

用好一株草 守好一亩田

“我们这片盐碱地，玉米都长不到1米高，这草居然能长到3米，而且浑身都是宝。”看着地里一片高大茂密、茎粗叶长的巨菌草，宝丰村党支部书记刘毅直到现在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即将成熟的巨菌草，如今可是宝丰村村民的“宝贝”。

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宝丰村位于宁夏引黄灌区北部，因蒸发强烈，盐分聚积地表，耕地一半是盐碱地。

“种啥都长不好，种点儿玉米有时都光长秸秆不结苞谷。”刘毅说，以前地里没奔头，许多村民靠养殖、打工另谋出路。

三年前，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专家带着原本适宜南方生长的巨菌草，在石嘴山盐碱地试验种植，当年就喜获成功。

“巨菌草蛋白含量高，是菌菇栽培、牛羊饲养的好原料，而且耐盐碱、根系发达、出草量大、‘吃盐’能力很强。种植100多天后，土地含盐量下降了约70%。”研究中心高级农艺师周兴德欣喜地说。

但村民从来没听过巨菌草，怎么鼓励大家种？

刘毅给村民们算了笔账，一亩巨菌草能收益3000元，是原来

种玉米的2倍到3倍，撂荒的土地可以被盘活，村民种植巨菌草的积极性大涨。

2021年，石嘴山市发展起菌菇生产、饲料加工、牛羊养殖全产业链，带动包括宝丰村在内的几个村共种植巨菌草6000亩。

如今，菌草已成为沿黄省区生态治理的“先锋军”。针对菌草在北方越冬困难等问题，我国将积极探索通过基因编辑、基因重组等高科技手段，培育适应荒漠化生态修复治理的菌草品种。

紧邻宁夏平原的河套平原上，“塞上粮仓”守卫战也在进行中。

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乌兰图克镇东兴村，村民们正将刚收割完的玉米切碎做成饲料。广袤农田边一排排防护林傲然挺立，如同“绿色卫士”。

“有了防护林，再也不用为庄稼担惊受怕了。”回忆起多年前庄稼苗刚长出一拃高就被沙尘暴掩埋的情景，57岁的村民吕海军感慨地说。

距离东兴村15公里外，是成立于1960年的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。近年来，林场实现了从人工种植到机械造林的跨越，并运用北斗卫星导航等现代科技造林，完成沙地锁边治理后，还扩大了防护林区域。

经过三代人的努力，林场累计造林3.9万亩，森林覆盖率已达65%，为周边耕地、村庄筑起一